

# 青海湖诗歌

## 长安以西

我和长安仅隔一层浮云  
它是纸上城堡,水中沙金  
在那些以梦为马对酒当歌的人中  
我是一个幸存者,长安以西  
我被他们传唱得几近走形

我不在舞台上,也不在戏院里  
我是被敲击虚空的手翻阅的最后的言语  
最后被裁定至今仍是沉睡的黑色巨碾  
遗世的传唱中,马背上有贤明的歌者

我在岩壁上认识他们  
西羌的祖先在赤膊围猎  
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 
谁把我置于暗中掌灯的位置  
但我清楚一切不完美,地下有沉睡的巨碾  
有无尽无浪的长安,我熟悉的芨芨草

几千年只保留了一个名字  
成长中造成的毁灭与放逐竟被忽略  
我栖居长安而长安在我以远  
远在天边在一朵浮云背后  
人们背着毫无痛苦的包袱  
向尚未临世的人致敬

我不过是一只连接之手  
嬗变和转运的梦想,时间的残渣  
都将得以调和和重组,而太阳的光芒  
终将刺穿云层,为运转黑色的巨碾助力

## 相遇丹噶尔 ——缅怀昌耀

丹噶尔有一个囚徒,他是沉睡的巨人  
时间受难的孕者,孤独内陆的火曜  
一生狂风横扫,骤然凝成庄严的雕塑  
庄严如乐器在雨中交响  
雨自肩睫而下  
凭吊和阅读者是同一个人,拔剑相向  
你叹嘘,教他们认定身份,退回原位  
这一幕注定要奔出我的记忆  
遮蔽在光线中  
每个人都在黑暗之中,黑暗中看不见阴影

丹噶尔城因你而凸起,仿佛又一次造山运动  
奇崛岩壁上显现汉唐光焰而他们身不由己  
一个沉睡的巨人在莽原刮起旋风,世界为之  
风吹草动,他为金鼓之热情而重新上路

## 抵达

不是雪,是雪野中的腊梅花  
触摸到寒冬的馨香。不是你的手  
是惊破梅心的气息,从你颤动的指间  
向我抵达。不是我依靠在长椅上的心  
是它有力的撞击,从孤独的北风的呜咽中

听到遥远的回声。不是一封家书  
是歪歪斜斜的字,从灯前衰老的步履中  
走到我面前:  
不是他们呼叫的声音多么粗重  
是他们的诉说,那么平静,像落向山川的雪

不,不是雪,是雪野中的腊梅花  
急切地拨开春色。不是春色  
是时间受难的拱门  
在沉默中呼号:  
赤裸的大地,同正午的光芒决斗!

## 黑森林

梦一般的日子是我的黑森林  
我青苔上的紫烟并不比黄连少  
我有滴不尽的雨水的歌声  
午夜的时钟比幽暗的路更单调

我爱这充满苦药的空气  
相互遮蔽的时光让我学会了体谅  
我不怕雕虫猛兽而我正在其间  
看他们渐生退却的心阴冷如憎恨

我能感觉到烟火在松涛间飘动  
仿佛千百年来我在那里羁旅  
在树下静坐,阅读,煮药  
风雪弥漫的灯下听一曲古歌

我爱这阴暗的日子远甚于阳光  
这里,每一个闪电都扎进岩石  
每一颗露珠把透明的心挂在树上  
我无意企盼,而阳光还是渗漏了进来

## 冰窗花

我长久地注视你,像注视蓝色的激流  
时间之手

把命里的山水握在掌心

这些草木的纹路比干涸的河道更为沧桑  
比野草坡上的黄昏和铁皮鼓舞更让人神往

曾经是巫婆的预言  
现在是悲伤生命的唯一想象  
一切因温暖的相遇而怒放,而掀起狂澜  
像蓬勃的春  
有惊慌的麋鹿在林间奔跑  
恋爱的葡萄和受孕的蔷薇在吊床上消磨时光

白昼漫长的风和茫茫雪原让人陷入回忆  
夜晚,那忧伤的少女的黑睫毛扑闪着惆怅

我摩挲着你的羽毛,每一个缓慢的手势  
控制在一动不动的惊讶中  
有一种天籁无法抵御

这些宁静的枝叶引导我们深入,接近真理  
在水与火的缠绵中,勘验一部人类的秘史

我欣喜地带走你。  
因为在多变的尘世间  
每个醒来的早晨,你是新鲜的,独一无二的

## 残荷

如果爱情能够看得见,亲爱的  
为何你手捧着莲子,我只看见一池残叶。  
如果满目的疮痍是花朵褪下的蓑衣  
谁收获了它艳红时饱满的果实?  
如果爱情能够看得见,为什么当我走近  
那里只是天空的倒影和浮云。

但在这一池碧水畔,我分明看见  
杨柳依依,牵手走过的人儿绽放着笑脸。

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,青山作证  
我曾和他们一样,有过年少时的无知。

## 黄南,黄南

### 江帆

#### 泽库的雨

这一场雨,像泽库与你的对话,  
雨顺着羊的两只犄角,对称的滴落。  
栅栏上的一阵轻风吹着淋湿的羊皮,  
洛桑的屋里,羊骨头在沸腾的锅中。

你默数着沸水中汨汨的词句,  
整个上午,你都有交谈的难度……

#### 同仁的下午

整个下午  
你都游弋在同仁的每一首诗里。  
羊皮灯笼、羊皮经卷是一首古老的诗,  
除了官吏是土的,赤足是土的,树枝是土的,  
旷野是土的……一种强调是土的,  
——飞雀正目睹一个陌生的世界。

#### 黄南,黄南

雨后的吾屯下寺充满惊喜——  
你像它一样爱着唐卡绘出的金色谷地。  
爱着寺院外的气象  
民族中学的歌声,  
麦秀林场需要救治的岩羊  
土族人的舞步,  
你感激流泪的菩萨,晒佛的山坡。  
6月7月野花遍地的风景……  
黄南一颗颗青稞和小麦  
风中合上的手掌。

#### 晨起

鸡鸣三声,狗吠几声  
你就醒了。  
隆务早晨的天空,蓝得像熬化的青铜,  
云霞开始点染、演示骑马郎蘸墨的青袍。  
加吾乡桐花满地,  
像极了安多藏语的叙述,  
终于  
内心有一只朝飞暮倦的鹰,  
又栖落在山顶,不是一般的美!

那首由古筝、风铃、苏格兰风笛合奏的音乐里,有月光,有流水,有村庄,还有零星星星飘落的雪花,所有安静的因素都在里面。

枕边的音乐缓缓流淌开来,宁静、清淡、婉转动听。听之似入云端,又似在无际的原野,世界里只剩下自己。

我似乎看见村头几只小狗在雪地里站成雕像,几只鸽子拖着灰褐色的尾巴还在月光下蹒跚觅食,一只猫跳上墙头,又快速地越过屋顶,然后站在高处轻蔑地看着我。

我不喜欢猫,从小时候养死一只猫开始,我再也不喜欢猫。那只小猫原本是我色彩寡淡的童年里的一抹亮色,它时常躺在我的怀里打吨,又悄悄躲在门背后袭击我的裤脚,躺在地上打滚,然后用毛线将自己缠起来……

但有一天,这只猫却突然消失了,我在偌大的村庄里来来回回寻它,逢人便问:“看见我的猫了吗?它有白色的嘴唇。”人们摇头走开,在看一个为一只猫而披头散发哭泣的孩子的笑话。可是后来,我还是发现它小小的身体了,就在我家屋后深深的巷道里,它安静地躺在那里,不知道在它离开之前发生了什么。

从此,我再也不喜欢猫了,这怕是一些情结在作怪。后来,几次做梦,那只猫在梦里作梗,也就真的不喜欢了。

我也不喜欢狗,它们年轻时活蹦乱跳,跟在主人后面撒欢,极受宠。但老了就不一样了,老态龙钟,懒洋洋地晒着太阳,甚至连头都懒得抬一下,之后的某一天清晨发现它已经死了,直挺挺躺在客厅里,弃主人而去,毫无留恋。

所以,当孩子们说要养一条狗或一只猫时都被我拒绝。他们觉得我不近人情,不喜欢小动物就说明不善良,云云。那就是吧,总之不同意,我就是这般倔强。

看着此路不通,便另辟蹊径。比如自顾自地从早市买回来两只鸭子,各自拥有一只,并给他们起名。比如豆姐的鸭子叫二丫,东哥的名字叫闪电。问名字由来,东哥说他希望鸭子像闪电一般厉害,而问起二丫的名字寓意时,东哥说那只鸭子有点二,豆姐便用眼神狠狠地剜他:“懂什么呀!贱名好养活!”

好养活,好养活!  
东哥说他要给鸭子更名,叫三丫。  
两个孩子天天惦记鸭子是否长大,我又多了一个头衔,叫“铲屎官”,且尽心尽力。但在某一天早晨它们有了生病的征兆,茶饭不思。终于在某个有阳光的午后吞下我喂的“氟哌酸”之后

## 子非鱼

### 李静

就再也没醒过来。豆姐和东哥从学校归来,为鸭子准备精致的“棺材”,写上挽联,表情肃穆。

我说赶快送了吧,说了别买非不听!  
半个小时后还不见他们回来,出去寻时,发现他俩拿着二丫和三丫的“棺材”在楼道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说不哭了,赶快回家,以后再不要干此类事情了。

可是告诫无效,他们依然心存侥幸。  
所以,有一天我打开豆姐衣柜发现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盯着我的时候,我快要吓疯了!我尖利的叫声也似乎吓到了那个活物,它从柜子里一跃而出,在离我稍远的地方盯着我看。我俩对峙,僵持有几分钟,我讪讪地走开,并开始为它找寻吃的。

我找到女儿藏在柜子里的猫食和猫砂。那只黑白相间的小猫走近食物,走近我。它惬意地享用眼前的美食,对我毫无戒备之心。可我在心里已经盘算如何将它送出去。吃完食物的它以为我已经是它的友人,不安分地跳上我的胳膊,厚颜无耻地用它的头蹭我的脸。

即便女儿哭花了脸,那也叫“小花”的猫还是送出去了,我听见它在被装箱之前低低地叫了几声,之后便沉默不语。但它被带出去的时候我又想起它蹭我脸时的温度,那温度稍纵即逝。

后来听闻它死了,被老家的狗咬死了。印象中猫狗不和,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的童话故事里,但我曾经看见猫弓起脊背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进攻模式时,狗也会被吓得发出呜咽之声,猫伺机而逃,所以很少发生正面冲突。

原本以为“小花”在农村老家会有好的归宿,却在几之后就听闻它已命赴黄泉的消息。不敢和女儿说,害怕她在早晨哭得花枝乱颤,坐在地上不起来。然后将“小花”的宿命写进她的日记里,顺便稍带上我的名字。

可我的疑问是,这只出生在城市的“小花”,缘何就被狗咬死了?是它水土不服还是毫无设防?是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是“小花”失去了原本应有的防御功能?

不得而知,生命来来往往,那些渺小的生命更如一粒幽居在空气中的尘埃,有时候真的来

不及替它们悲伤。

于是再看见红龙和“罗汉”在鱼缸里打架打得痛快时,他们暂且忘记了离开他们的“小花”。所以,有时候隐瞒和欺骗也不全是坏事,它们也有着美丽的外衣,掩盖真实的凄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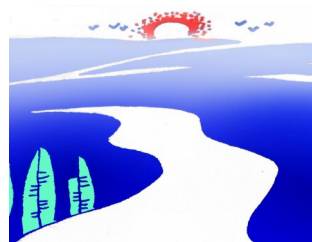
那条红龙有着闪耀的鳞片和长着利齿的大嘴。据说龙鱼为吉祥化身,有招运进宝之意,故被雅称为风水鱼。但在它一路追着“罗汉”,让“罗汉”无处躲藏,遍体鳞伤时,便在我这里分外不讨喜。我站在鱼缸旁看它凶神恶煞的样子,时时提防它再攻击“罗汉”,可它毫不在意,完全忽略我对它的口头警告,我行我素。后来它们分缸而居,见分开后的龙鱼在鱼缸底部安静地平卧了许久,我又莫名地为龙鱼担忧。

但它看到活的小鱼小虾时又开始在鱼缸里上下翻腾,跃跃欲试,将鱼缸壁碰得叮咚作响,那些跑不快的小鱼小虾都成了它的囊中之物。但东哥不干,他说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小鱼小虾葬身鱼口,他让爸爸赶紧把龙鱼送走,否则他就不吃饭。在龙鱼和儿子之间,先生必然要选择儿子。于是在某个午后把龙鱼也送走了,偌大的鱼缸只有一条“罗汉”和几条叫不上名的泛着荧光的小鱼在寂寞地来回游动。此时,那只“罗汉”又开始耀武扬威了,直至有一天我们再也看不到一条小鱼的踪影。

所以,生命来来往往,我们有时候真的来不及替它们悲伤。

几天后我看到那些新买的叫不上名的鱼和虾又在缸底游弋,看上去快乐惬意。

我站在缸外看它们,它们从缸内看我。



隆务河